中華民國六十年三月廿六日創刊　訓課登字第二號

北醫人報

黃金江題

本期出版一大張印行八千份　郵政劃撥105196帳號

第九十三期

發行人：黃金江
出版：臺北醫學院北醫人報社
社長：陳志仁
總編輯：閻雲
社址：台北市吳興街二五○號

編研會圓滿結束
課程實用精采 學員成績優良
各大刊物將廣納編輯人才

【本報訊】第六屆編輯研習會在五月十四、十五及二十一、二十二四天活動後於二十二日下午四時頒獎及領結業證書後結束。

此次研習會其主旨爲培養編輯人才，改善編輯人才的素質及提高學校學術氣氛而舉辦的。由活動中心學藝委員會主辦，本校三大刊物社及各科系學生協辦，參加者每人繳費六十元，共計有各系同學八十餘人參加，相當踴躍。

研習課程除了刊物概論及刊物研革外，並有美術設計、報紙編輯、雜誌編輯、凸版印刷、平版印刷及新聞習作，另外再有兩次專題演講及報紙（北醫人報）之編輯實習。這些課程種目繁多而且緊湊，講員除了專題演講外，都是本校高年級的學長，課程如此安排除了足使高低年級感情交流外，並確實使學長之經驗、學識通於初學者促成了本校刊物新陳代謝後人接棒之朝氣。

這次一般課程排了三天，第四天是考試、演講及實習。一般說來，各組出席率都相當高，同學反應都很熱烈。主辦單位並且在中午，於餐廳舉行兩次聚餐，本校董事長並於第一次聚餐，親臨訓話，並贈送加菜金三千元。

這次研習會除了實習及考試外，並有新聞稿習作比賽，新聞獎得獎名單爲第一名劉勁初（醫一）、第二名楊衍柏、第三名黃雙龍（醫二），另佳作獎取了十六名。這次考試主辦單位爲了強化同學進取心及避免倖進，會在試卷之難度、深度及活用上下了一番功夫，但是因爲同學上課專心及態度認眞，所以考試成績除了少數人不及格外其餘皆在八十分左右，最高分仍上九十分。其成績如下：第一名蔡文榮（牙一）、第二名莊世昌（牙一）、第三名李美珍（護三）、第四名王惠媛（技一）、第五名許士立（牙一）、第六名楊昭玲（夜三）、第七名杭金諾（藥一）、第八名楊冠洋（醫一）、第九名陳瓊蓉（護三）、第十名鄭惠文（夜一）。又本次實習並以競賽方式取了兩組同學所編之二版（醫學與生活）及三版（文藝）爲本報九十四期（下一期）用。

此次大會結束前各刊物負責人初步決定，各方面成績表現優良的同學將要引入綠杏、北青及北醫人報貢獻所學，屆時編研會之學員們構成各刊物之中堅，自然更有一番新氣象。

重建本校藥園 引植名貴藥草

【本報訊】本校藥園已於五月十二日下午四點，由藥三黃都同學率領下，展開重建工作。

藥園重建工作在蔡理里老師指導下，已有詳細而完整的計劃，據蔡老師表示，藥園除種植名貴中藥外，其它各種類的藥草也將引進藥園。

本學期初步計劃是完成鐵棚（現宿舍右側）後面園地的開墾，下學年度合併宿舍後面的園地成爲一塊完整的藥園。

凡屬本校同學無論醫、牙、技、藥各科系皆可向藥三黃都、林信得，藥二張基圭、蔡德成報名，參加藥園重建工作。

社論

三年或十年？

五月十一日，附設醫院陳增福秘書，在本報安排下，假二一○一教室，就醫院現況和未來發展，和在座同學交換了意見。這是我們醫院跨出自己的界限而求和學校當局及廣大同學相結合的一大步，雖然因此次出席同學人數不如理想而使此特色稍形減低，不過這總是正確的一步，我們願在這裏作更進一步的闡述。

首先，我們醫院自去年八月六日開幕至今，固然業務蒸蒸日上，而且收支已達平衡，但是如陳主任所言，醫院還不算開幕，將來還有重新開幕的日子，如果說醫院眞正的目的，乃在使北醫躋身於一流醫學院之水準，那麼，我們認爲附設醫院距離此目標尚有一段距離，固然，公勞保舉辦之後，醫院之營運將轉入另一新里程，我們還是這麼認爲。因爲，我們認爲附設醫院乃一教學醫院，在醫界中居於領導地位，不論知識上，技術上，設備上都應領先其他醫院，我們所求於附設醫院的，毋寧是這三方面的更進一步充實，而不僅僅是病人數目的增加而已。

如衆所知，醫學院之附設醫院，有其先天的優越條件，此即該醫院有人數衆多的它所培育的學生及校友以及教授羣爲後盾是也。長庚醫院早先之所以有意和我們學校建教合作，相信他們是看中我們這點。這也是無論我們醫院現今如何地處境困難，我們仍付以十足的信心之最大原因。附設醫院之成立，總是邁進一大步，它給了我們以目標。不過，我們雖已有目標，則須要一番的奮鬪，這過程也許須三年、五年，甚或十年，我們認爲決定的因素操之在我，只要我們願意。我們不能選十年那條路，因爲如果我們醫院拖了十年才上軌道，則校友的熱誠可能被拖垮，董事會的負擔將更重，對同學們的學習將是無法估計的損失。

目前，在我們醫院中，有決心在短時間內將醫院搞好的人很多，這可由陳主任的談話中得知，這是值得所有北醫人慶幸的事。本報本著一貫的立言以建設學校的立場，願在這裏表示我們對醫院方面，對學校方面，對同學方面的看法。

在醫院方面，固然儀器已進口一批，但是這些儀器，在將來各科起飛而在全國居於數一數二地位時，是否仍敷使用，還是一個問題。更進一步之儀器設備是必要的，我們希望這筆基金早爲籌募。另外有R之訓練問題，延攬校友之問題等等，我們都已申論過，舊調毋庸再提。

如果說先天條件算天時，儀器設備方面算地利，那麼我們認爲有三項條件構成我們醫院人和之要素，此即(一)醫院上下員工之犧牲、熱誠，(二)學校和醫院之密切合作，(三)同學對醫院之關心。在天時、地利、人和之中，我們更重視人和因素。我們知道，儀器設備是死的，須要有人來操作；醫院剛開始，正是百廢待舉的時候，更須有人不計金錢，肯吃苦，以推動各項業務。我們醫院裏須要這樣的人，這種人越多，我們醫院越快上軌道。

學校方面的支援也是必須的。學校和醫院可說一體之兩面，合則兩裨其利。我們希望學校能在行政上，技術上甚或俾神上支援醫院。

同學方面，我們希望能以去年八月六日爲一界限，在此之前，北醫人乃破壞的，批評的一代，在此之後則是走向建設的一代。總之，現在是北醫人團結起來爲醫院奉獻的時候，我們希望三年內把我們的醫院搞好，不要拖上十年。我們相信，這乃操之在我，非不能也之事情。我們醫院終有屹立的一天，北醫也終會躋身於一流醫院之林。

青年期刊比賽 北青榮獲冠軍

【本報訊】六十六年度全國青年期刊比賽得獎刊物業經救國團評審完畢。本校獲獎名單如下：大專組綜合性期刊類北醫青年獲第一名得獎金六千元，獎狀乙幀。專門學術性刊物綠杏與文化學院的華岡印刷學報並列第三名得獎金二千元，獎狀乙幀。本報獲報紙型的特別獎得獎狀乙幀。據悉：此次比賽大專組共分四類，本校成績優良。

【又訊】北青二十三、二十四期社長、總編分別是李修仁、王立文。黃奇卿、陳建議。綠杏二十七、二十八社長、總編分別是趙恩塏、嚴松濤。周家興、林碧海。

全科醫師訓練 獎補名額五人
即日起受理申請

【本報訊】臺灣省政府衛生處爲配合臺灣大學醫學院辦理六十六年度全科醫師訓練，特由臺灣省地方醫護人員養成計劃獎補金名額內提供五名受訓學員，每名每年發給獎補金五萬元，訓練兩年，結訓後分發各縣市衛生所服務，申請日期自即日起至本年六月底止。甄試日期在七月中旬，假臺大醫院舉行。兩年結訓後由臺灣省政府指派本省各鄉鎮衛生所服務，服務年限爲兩年。受訓期間臺大醫院並將以住院醫師標準提供膳宿。申請人請向省衛生處或臺大醫院拿獎補金學員申請書，連同畢業證書及醫師證書影印本，在校成績單各一張，公立醫院體格檢查表及戶籍謄本各一份，郵寄臺灣省衛生處第一科（南投縣中興新村光明路十五號）收辦。

公車聯營後 七線通本校

【本報訊】公民營公車自四月三十日聯營以來，經過吳興街的車子，共有七線道。①二十二路：吳興街到中華路，途經重慶南路與衡陽路。②卅二路：吳興街到松山，途經基隆路、八德路與虎林街。③卅七路：吳興街至臺北車站與原卅七路同。④卅八路：吳興街至中華路途經福州街、南昌路與貴陽街。⑤四十三路：與原四十三路同。⑥中七路：與原中七路同。⑦二二六路：三重市至吳興街，途經民權西路、承德路、民生西、東路與松江路。

零訊

廿五期北青業已出刊，於本月廿七、廿八日開始發行工作。各科系級班代表請予課間至刊物室領取。

又，廿六期北青由吳廷臣同學（醫四）擔任社長，陳敏峻同學（醫三）擔任總編。

配合活動中心活動 夜聯會已正式成立
十四日舉行聯歡晚會

【本報訊】本院夜間部學生聯誼會正式成立，由夜藥二林松峯同學擔任主席。他表示，夜聯會之成立，其主旨在於聯絡日夜間部同學感情，並協調日夜間部同學時間以配合學生活動中心各項活動。

當日下午五時，該會於本校籃球場舉行綜合性聯歡晚會，以慶祝夜聯會成立暨夜間部送舊。黃院長率徐主任、顏主任、羅教官及夜間部師長多人皆臨場主持典禮。此時，會場張燈結綵。氣氛極爲融洽。許多日間部同學及吳興街居民皆在場參觀。會中各班同學表演許多節目，並穿插多項團體遊戲。黃院長本人及各主任、師長亦客串演出。晚會進行到八點半方在歡愉與祝福聲中圓滿結束。每位與會師長、同學並獲贈一份精美紀念品。

OLYMPUS

各式生物顯微鏡
內視鏡、眼底鏡

總代理：元利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貿易部：元佑實業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仁愛路4段33號3樓
電話：7219579・7212828

日盛洋服公司

高級西服，襯衫西褲
式樣新穎，包君滿意
歡迎北醫同學光臨惠顧

藍與黑川菜餐廳

在莊敬路240號重新開幕了聘請名師
主持供應正宗川菜經濟客飯歡迎各位同學
前往品嚐。

北醫人報小說創作

五點半不到，文新的車子已停在巷口等著了。點了一根煙，猛吸一口，腦中一陣暈眩。煙是打發時間與引人沉思的東西。遠處有人，向他招手，心裡有點悻悻……要不是答應欣紅，載她上學，多少跑點生意，也可多賺一些。欣紅偏偏又慢來。眼看著到手的生意，……那個招手的人，上了另外一輛菊紅色車子……要是跑長的，媽的，豈不虧死了。

五點四十五分，文新看看手錶。

你娘，欣紅說好五點半，要六點十分前到學校。還沒來。……他的手忽然扶向車門把手。但馬上，嘆了一口氣，又縮回來，……算了！別再去觸霉頭了。

六點四十分考試，這下子。……文新把腳縮起來，又點一根煙，打火機的火一閃，文新的眼角瞟見一個穿金黃色，窄迷你裙的女孩，從巷口跑出來。還邊跑邊紮頭髮。

「嘿，糟糕，……不可以遲到哪！六點四十考試，……」文新：「可不可以開快一點，……媽就是那麼嚕嗦，點個會錢都不會……東算西算的……糟透了，……走啊！走啊！」她喘著氣，但一口氣也不浪費的嘰咕著，文新剛跑掉了生意，又等那麼久，心中有點火大，但是心中的那麼一段虛榮就使他脾氣動不起來。

文新慢條斯理的發動車子，眼睛還盯著，金黃色裙邊露出的一大截大腿。欣紅的腿很修長，坐下後的迷你裙縮得很厲害，就差那麼一點點……。

欣紅察覺，連忙用手上的原文書遮著。

「專心開車嘛？……喔，你平常開車載客人也是這樣啊，……來得及嗎？」

「咦？怎麼樣啊？……」文新裝蒜。

「我說，來得及還……是……來不……及？」欣紅一個字一個字的說道。

「很難說，中興橋如果不阻塞，二十分鐘就到了！」

「唉！這個時間，……八成是阻塞的。」

「晚上還來不來接我？」

「幾點？」

「十點左右啦，去圓環吃宵夜嘛！」

欣紅吹一口氣，撲的一聲倒在靠背上。原文書底下的裙子又拉高了一點。

文新有意無意的別過頭來看她。欣紅口中唸唸有詞的正開始看講義。

平常沒見過欣紅唸書。考試到了唸起書來還蠻認眞的。文新心裡估計著，大學並不難唸，看欣紅一個學期只不過唸那麼幾「天」書。考兩次試。就渡過了。玩，玩的成份居多。媽的，就是難考。那年高中畢業考了一次。看別人上了大學。覺得很沒趣味。鬼差神使的居然不願意重考，當兵去了。天曉得那二年數饅頭的日子把書都忘光了。倒好的是，學會開車。退役後，就開起計程車來了。

欣紅的裙脚不知何時被一本攤開的書全蓋壓住了。

文新，一肚子悶氣。

「今天跑不到一千塊，……算了啦，省一點啦。十點我來接你就是了，接你回去後，我想還去繞一繞，等晚場電影結束，再載一趟，才回家。」

「哼！省，省，省你，只會說這些，……現在就這樣……算了，你跑你的，你賺你的，我自己回家，又不是怕沒人送，稀罕！」

文新閉口不說話。忽然覺得左後方陷了一下。文新連忙把車開到路旁。「輪子破了」，停好車，文新馬上下來，耳朵裡還響著欣紅在車子裡大罵。

「三分鐘就好了，」文新大聲的喊。

忙出一身汗，手弄得髒兮兮的。回到車子裡。

「你娘，刺了一根釘子。」

「倒霉，被我媽媽拖了那麼久，現在又碰到這種事，今天考試完蛋了啦！」

「有準備就沒事啦，換了輪胎才浪費三分鐘，你也別那樣……。」

欣紅不再說話，學校已經到了。

「十點我來接你，……」

[illegible]

「就是嘛！男孩子那麼矮，跳起舞來多麼蹩。」

[illegible]

她看。欣紅的紙上畫滿了一圈圈的同心圓。

「看過了，再二分鐘就考試了，現在看也來不及：」考古題，還好，昨天早上打電話問了高年級的。李眞珍也眞是的，平常不拿出來，考試到了——只剩下兩分鐘，才拿出來，不知是在炫耀還是示威？……最好的朋友？其實啊！天曉得。

「五塊錢一個，……」文新看手錶已經九點四十分了，連忙找幾個……「救本的」免得跑空車。

幾個女孩子衝過來。

[illegible]

文新點點頭，……但肚子有點不舒服。大概不致於[illegible]

「下來喔！」文新把車發動邊說。

[illegible]

隔天，陸芬珊哈哈大笑：

「妳那個趙怎麼那麼土，——正式的地方，什麼地方啊，——喔，大學生接吻的場所？……唸到大學三年級……眞白唸了。——欣紅啊，妳又不是沒接過吻，幹嗎不教教他？」

那天，與陸芬珊大大的數落趙一頓。欣紅會經是好樂的一陣。她發現趙清太正派了，而唯美，固執得太厲害。陸芬珊給他一個綽號叫「純情派」。

從那時起，趙清聲一直都是她們在一起時的笑柄。

直到有一次，欣紅與一個舞會裏新認識的男孩子從新公園的樹叢走出來，碰見趙——驚訝的眼神，她告訴他晚上不舒服要在家休息的。趙手上的書跌落在地上，她和那男孩忽忽的走了。

趙就再沒打過電話給她，再也沒寫信來過。

欣紅痛哭過一夜，不過她沒勇氣再去見他。

後來聽說趙很落魄，她還是沒勇氣去擔負她所最愛的男孩的痛苦。——其實，她去也沒用了，趙那種人，純情又固執……。

[illegible]

文新的車子在半山腰停了下來，靠在山邊。把燈都熄掉。就撲在欣紅身上。死命的吻著欣紅。手還在金黃色的上下游動著。

[illegible]

欣紅欲言又止的：

「吃完宵夜，我有話跟你說。」

「什麼話？現在說還不一樣。」文新別過頭來說道。

「吃完再說，免得……唉！傷感情。」

「好的……什麼事，神秘……古怪的。」

×

喝了一點酒，文新有點醉意。

「走，回去了」，文新拉著欣紅就走。

「到處逛逛好了，不好？」欣紅提議。

「好啊！……」文新顯然有點意外。

×

「車子開到指南宮去好了……」

文新一面把車子發動，聽見欣紅這樣說著。

「好啊！你好大的興緻，快十二點了去指南宮？」

「走……走」

「走不走嘛？一句話。」

文新微醉，但這些年。已熟得可以用直覺或著是反射動作來開車了。文新心裏想著，這妞，今晚……

道別

風城

今年的春風特別地惱人，就連杜鵑也開得匆促，像在催促什麼似的。

那天在餐廳裏，無意遇見了阿寬，他屈指頭說：「我們上課的日子，只剩二十九天了。」我心裏一沉，直想，多快啊！

似乎才認識你們，怎地又要走了。

去年，也是這時候，懷一顆惴惴的心，報考了樂幼社的醫療服務隊，卻沒想到幸運地被錄取了，從而後，便走進你們的圈圈，一個時常被我同學羡慕的圈圈。

這個圈子裏，我不算最小，卻最會賴皮和找麻煩，書沒了找你們借，功課不會找你們講，主意沒了找你們商量，就連眼睛痛了，也賴著和你們到南部遠征去，倒是沿途大魚大肉總堆得我滿碗，還有「嗨！阿錄迷，獨眼鳳坐在你旁邊，看不到菜時要多照顧啊！」一聲聲招呼，此起彼落。

學姊的來信，最感動的是，信中一再叮嚀：「我不在身邊，小城和惠玲你們要多加照顧啊……。」千里遙遙的，想她獨自先回臺北時，必定已累得很，卻沒想到一封關切的信，這麼快又趕來了，捧著信，心中卻直翻騰著。

一陣陣的笑語，一聲聲的關切，猶縈繞耳邊，夢尚不願醒，可是，你們卻要走了。

緊緊握住十二張卡片，走進你們教室，執一份眞誠，一份渴望，和一份離情，一點數，總希望能將你們全都盼到這最後的聚會來。

明知道，自己不會辦一個太成功的夜宴，但還是和惠玲、阿香等，匆匆的趕辦著你們的惜別會，只爲了再聆聽一次你們的歌聲和話語。

只是呵！你們可知道，這匆忙的趕辦中，繫著的是一顆多麼沉重的心。

卷九、一般之歌

M

以後，每想起那次晚點名，我舊日的傷口便告隱隱作痛。

新兵訓練中心的種種不合理要求，常被解釋作「磨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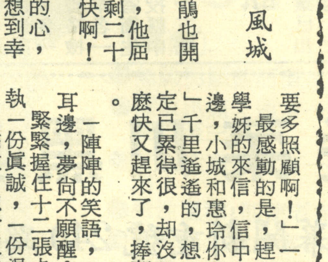
務，別無選擇地履行生命的義列宗傳嗣的烙印，吾們將是爲生活服役的庸碌小人；如果那不是烙印，而是一種自我價值的象徵，是使我們自覺異於他人的優越性質，則酒脫，那是關於我的一件紀念。

P

在政府高倡淨化電影廣告的彼日，我懷疑是否已雷厲風行，克奏膚效？

多次經過愛國戲院，眼睛

生命的鬥士



書名：黑死病（瘟疫）

作者：艾伯特·卡繆

人物：貝爾納德·雷克斯醫生

一個二十世紀的都市，居住著一羣忙碌的人們，每天除了維持生活所須的商業行爲外，所有的同情、憐憫、憂傷等情思，都不過是虛應故事的一時衝動。當早已絕跡的黑死病，神話式的降臨這個都市時，機械文明如何來應付呢。

醫生，雷克斯醫生——一位現代都市裏的平凡人，但對其所處環境早已感到厭惡和疲倦，仍有著一份「朦朧」的感情，且下定決心無論現實如何改變，也絕不做違背眞理的妥協之事。黑死病的來襲，使他的這個決心更加堅定，也使他的感情明晰的勾畫出來。

瘟疫初期，居民們所表現的是懷疑和愚蠢，沒有人相信這個絕跡多時的劊子手已經光臨他們生活著的城市。由於職業上的敏感性，雷克斯醫生首先高聲疾呼檢疫措施的重要，但卻未被接納，因此他不禁感嘆：「如果我們不是常常把自己隱蔽在幻想中，愚蠢就不會那樣地無往不利了。」雷克斯並非什麼聖賢先知，他的心中祇有一個概念：「這是我的職責，我應該保護他們。」

由於死亡人數的激增，現代文明的優越感不得不在黑死病的權威下屈服，除了死亡以外，黑死病帶給人們的第一個感覺是「放逐」；都市被迫和外界斷絕聯絡、交通；人們被迫和自己的親屬，愛人隔離；而由於職責所在，醫生成了檢疫和隔離的執行人員。雷克斯從未想到，他的職業對他自己竟是如此之重的一個負擔。從來，他的病人都是幫助啓發他的事業，他們放心地把自己交在醫生手中，而[illegible]，醫生感到病人懷有一種茫茫然的敵視，和他保持了距離。脫開故事情節的發展，也許我們可以意識到這種茫然的敵視感正隱伏的存在於現代的醫者與患者之間。假若醫生和病人只有商業化的交往行爲，那麼醫生的診斷結果對病人來說不過是一長串的醫藥費用，愈重的病數字愈大。這個情形不正如鼠疫桿菌的侵襲嗎？所不同的是這是一種「心理」上的侵襲，而這種黑死病的陰影可能正籠罩著我們呢！

醫生是「出生入死」的「特權階級」；由於和「生」、「死」最接近，因此多多少少在人生觀上都有一種較超脫的看法；極端者，難免成爲鐵石心腸、麻木不仁，或許這也算一種「職業病」吧！黑死病的蹂躪是殘酷的，每天死亡的人，數以百計，如一個平凡人，從早到晚埋首在痛苦的哀號與刺鼻的腐臭之中，而對每一個患者都付出憐憫與同情，那麼這個平凡的心靈能維持多久而不崩潰呢？在這種情況雷克斯學會了冰凍起他的同情，對他那幾乎無法忍受的重擔，這成了他僅有的安慰——但凍結起同情心竟會是一種慰藉嗎？雷克斯是矛盾的，也許醫生在先天上就都具有這種矛盾的本質——以救人濟世爲職責，卻無睹於生命的嬗遞。

在瘟疫肆虐的這些日子中，「痛苦」使雷克斯意識到與黑死病作戰是一個永恒的失敗，但其本人對敗者比對英雄有更多的親切感，因爲他祇想「做一個眞正的人」——一個能在生命的鬥爭中盡自己平凡本份的人。

醫生不是超人，但每一個醫生都是生命的鬥士，且不論其心理陰霾與矛盾本質之成分若干，他們的戰場永遠應該是界線明晰的第一線——爲千萬疾患者爭取健康與生命。

吳興街的夢囈

從百米道往外走，出了校門，東轉西轉，大概沒幾個人記得正確的路徑，但反正可以找到，只要你唸過這學校，就一定能找到那條路，通往拇指山的路。好笑的說來，不過是一條水泥路，一座矮矮的小山罷了，卻被這些北醫人寶愛著，寶愛著，日子久了，連他們自己也不覺著奇怪。

那年我北上，一袋子的書和衣服，我送哥哥到車站「不必自苦，要自己訓練自己。」我笑一笑，回宿處的車上，想的儘是傅園、醉月湖和夢谷，鍾玲的雨樹和葉珊的大度山；還有重考一年中，腦子裡就轉著這些，沒出過幾次大門的自己。這個自己，被零點幾分埋在這裡。吳興街，一條破舊的小巷，沒光采的大門，一間蓋了六年，不知還要蓋多少年的附設醫院。棟花呢，重考那年我天天夢著棟花，而這裏只有杜鵑，一大叢一大叢。在春日裡開放，粉的白的，淨是兩種低劣的顏色；沒有樹，只有三大片野草——不是朝鮮草，而且是踢足球用的——一棟大樓，和用來計算體育成績的水泥道是我的全部，七年。那是個我不會忘記的一年，我走進臺大，聽詩經和沙士比亞、敲彈子，打桌球，傍晚時分踏著吳興街的雨回往處。那年的雨是一首無韻的歌，永遠唱不完。我在街口下車，一步就在雨裡，水滴沿著頭頸流下，頰，唇角。二十歲，卻已老的沒有了舔舔它的興緻。夜夜我抓起普化，放下，抓起，放下，抓起，放下，滿室書香，再也塞不滿一個夜晚。四野靜寂，只有秋蟲鳴聲伴著，還有一捲楊弦的音帶：

「琴聲疏疏　注不盈

清冷的下午」

我躺在沙發上，抽長壽，兩天一包，一夜七支。我看著烟氣上升，在沒有風的客廳，慢慢消散。醒來時仍在沙發上，烟灰缸塞的滿滿。西晒的窗子鑽進月光，萬籟俱死之中，一地都是一片四方的銀白。遠遠，一輛車走過吳興街，聲子細細的，隔了許久，又是一輛。

那一年我第一次在皮夾裡夾一張照片，抽屜裡也擺一張。十一月，哥哥的信和他寄來的國文數學英文同時到達，信封裡卻只有幾張白紙。哥素來不喜言詮，大概以爲該說的都說了，只留下無言的不滿，或許責備，也說不定。

那年的雨，是首唱不完的歌，至少對我說，是如此。夜深，我演算早已演算過的問題，雨滴從屋簷落地，答答答答的。

寒假回家，母親驚憐的神色映出我削瘦的面容，但她不知道原因。哥陪我看電影，逛動物園，說些童年舊事。車將行的時候，他一把抓住我的手，眼睛直看著我，厚鏡片，遮不住什麼。我知道他這一向行徑的原因，也知道在沉默的外表下，那顆心所懼怕的是什麼。但我忘不了我的夢，清早起來，風裡陽光裡走第一堂課，讓一堂一堂的課排排滿我的生命，生化微積分和比較文學並排；我要解剖刀，也要筆，要醫學，也要藝術「專家也不過是受過訓練的狗。」如是說著陳之藩；我不要做一隻拿解剖刀的狗，不，我要的比那個更多。「不要自苦，要自己創造自己。」我知道他懼怕的是什麼，但車子就開了。他輕輕的放了手。開了，我每次回頭，都看見他微僂的身軀，向這邊看。一大塊灰色的天在他背後展開。

那年是難忘的一年，雨從秋到春，延了三個季節。吳興街除了濛濛還是濛濛。雨從額頭流下，頰，唇，不經意便在舌上釀幾顆氯化鈉，便以爲自己已經化成一朵綠霉。雨從額頭流下，一朵霉從心尖的創口展開，一朵霉，望向多陽光的，綠色的小鎮。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我在夜半走進吳興街，四下悄然，一陣風拂過，便想起這風是吹往南方的。

所以這就是那一年，雨從秋到春，延了三季。午夜夢迴，洗手間的鏡子裡照自己青黑的眼眶和蓬亂的鬢椿；午夜夢迴，緊抓住那張照片，說，說你在那裡我快要死了快要死了你卻又在那裡；午夜夢迴，坐在林上往外望一片黑暗，那種情緒不是感傷，亦非自憐，只是疲倦，無限的疲倦。

這就是那一年，午夜坐在莊敬路邊，一輛計程車開過，慢下來，司機看我一眼，又開走，一陣風過，烟圈不見了影踪，你的臉在手心裡。那一年，一個孩子從南方來，追一個不屬於他的彩色汽球，始終沒追到手，鄉愁塞滿他的胸臆，一夜十支烟令他頭腦昏沈。

我回到新竹，哥陪我游泳，逛街，聊天。月末，我拿到那張紙，那時月上中天，好風如水。我慢慢的撕開，月光下，一羣蝴蝶飛進夜空，夜黑溶溶，好風如水，可能將它們吹進械葉城？

這就是那一年，我當掉兩科，哥總在我K書的空暇找我聊天。每天下課我照例看過教務處的通告欄——其實只是一面玻璃——再回宿處。夜夜我守著一個不喜話的房東，靜靜的唸有機，和日文，聽楊弦的音帶：

「雨中　我是垂死的泳者

曳著長髮向你游泳」

我躺在沙發上，看地上一片月光，感受。心底有意念生根，那意念，澎湃而陌生底

但那一年倒底也結束了，像那一場雨倒著停在夏季之前一樣。結束的那天，我離開通告欄，忽然想起拇指山。從百米道往外走，出了校門，東轉西轉就到了，只要你唸過這學校，你總能找到的。那一天，就是那一天，我站在山尖的大石上，想到該是這一年結束的時候了。站在山尖的大石上，山河大地，無非眼下足下，夢谷在很遠的地方，伸手所不能及，問題在於沒有人想伸手。我已經觸到我心裡的夢谷，這裡，吳興街、拇指山。陽光中那學校變得很漂亮，很高；風裡有祝福的聲音爲一隻終於破繭的蛾。

下山，我想起一位學長的話，不覺好笑：一座矮矮的小山罷了，卻被這些北醫人寶愛著，眞是怪事。

北醫人報小說創作・北醫人報小說創作・北醫人報小說創作

欣紅連看文新一眼都沒就下車了。

文新望著欣紅修長的腿，大步的走進學校。欣紅與幾個從公路局的車子下來的女孩打招呼，那幾個的腿就沒欣紅漂亮。

文新開回頭車，賺個油錢回臺北。五塊錢一個，公路局就幾乎要這麼多錢呢！

×

「唉啊！欣紅，你越來越濶了，上課都搭計程車來了，中愛國獎券了？」陸芬珊看欣紅從車子出來，老遠就叫著她。

「還穿這麼拉風的迷你裙，……港貨……沒錯罷？」李眞珍說著，手還在欣紅的屁股上掐了一把。——哼！拉風，當然拉風！在委託行裏，二千五百塊錢一條的迷你裙，文新毫無難色的就買下來了。你們的男朋友誰出得起？——欣紅心裡想著，臉上不由得得意的微笑起來。

「欣紅看你最近……怎麼搞得？神秘兮兮的，……不夠朋友，有啥事卻笑在心裏……」陸芬珊摟著欣紅的腰說道。

「沒啦！身體不好，不愛說話啦，……」

「是不是跟趙清聲吹了心裡還不舒服？……算了啦，別與他計較，……那種人一派君子……哼！誰曉得！」陸芬珊一副不平的樣子。

×

趙清聲，欣紅一陣的心痛。也許她這一生如果說唯一愛過的男孩子大概只有他了。高高的男孩——打從高中時代就憧憬大學裡要交那麼樣的男孩，而趙清聲——他是斯斯文文，羅曼蒂克的男孩——趙清聲，他是。……他幾乎是她完完整整的白馬王子——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但他就差那麼一點點，他太君子了。」

金山露營那夜，清趙聲紅著臉的自我介紹，「我姓趙，清，水青清，聲音的聲，趙清聲」……嗯！我喜歡害羞的男孩，欣紅想著。

幾乎是第一眼，欣紅把頭抬起來。她就喜歡他了。——好一個趙……清……聲。欣紅心裡想著，「我不讓你給跑掉」一個通宵，與趙清聲聊到天亮。欣紅興奮了一夜。

金山回來，多麼美的日子。趙清聲天天打電話來。……一聊使是半個鐘頭。讓媽媽罵死了頭也沒關係。人都快樂得快飛起來，那點「不如意」算什麼。

欣紅有次與趙清聲在新公園裡，黑暗的角落，兩個人互相擁抱得緊緊的。趙清聲的嘴脣停在欣紅的嘴脣上，欣紅感覺到他情慾激動，好久，好久，欣紅等著趙清聲吻她。可是他只是緊閉著嘴在她的脣上停住。

「也許我不該冒犯妳，第一個吻，應該在……正式的地方，而不該在這樹叢中間給妳」趙清聲想說的是結婚的第一夜把初吻、初夜都奉獻。但他覺得，這樣說太冒味了。

好了嗎？」

文新覺得這女孩很不錯，很能安慰人。

「小姐妳貴姓啊？」

「王——王欣紅」她遲疑了一下，她對他有一點好感。

「我叫鄭文新」

……

「王小姐，妳住那裏呢？」車子已經走到南京東路四段。

「再直走，巷子裏我會告訴你」

走了幾個彎後在一個巷子中的巷口停下來。

「這裡就好。」

「小姐，我可不可以與你……聯絡……談談。」

文新斯文的樣子，欣紅並不討厭。

「好嗎？我寫電話給你，白天打來都在。」

文新沒跟她拿車資。他心中愉快着。

對王欣紅來講，給他電話，與在舞會中給別的男孩子電話，並沒什麼兩樣。而且趙清聲的事件剛過不久，欣紅有點痲痺。

×

一下課，欣紅交了卷子就走，陸與李還叫著她，她裝沒聽見，就奔了出去。

文新乳白色的車子停在對面，欣紅迎了過去。

「走！走！別讓我的同學看到」

文新老大不高與的開走。

「男朋友是計程車司機，沒面子，丟臉了……」文新負氣委曲的說。

「……唉啊！你這個人眞是；我是怕他們看到我坐計程車，要跟我一起坐，怎麼辦？」

文新點點頭。

「那是我錯怪你了，……抱歉」文新把手伸過去握她的手，欣紅的手擱在大腿上，文新稍稍觸到欣紅的大腿，就順勢的把右手扶在欣紅露在金黃色迷你裙的一截腿上，邊還往上游動着。

「……嗯，不要呀！開車要專心啊！」

「今天去圓環吃宵夜」

「嗯，不是說，省點錢呀？」欣紅揶揄他。文新有半個手掌已經沒入金黃色裏頭了。

「剛剛順得很，七點到九點二個鐘頭就跑了快五百塊錢，幾個外國人上北投，出手濶得很。」

「吃就吃，你請客，我不在乎，可是……開車專心一點，拜託！」欣紅把他的手擡回到方向盤上。

是小事，他還想著，如果年底前能與欣紅[illegible]那六萬塊是小錢……她家既然開口借她了，該不會對我太不客氣才對……應該去她家一趟……

文新把車子開進巷子裏去。

「我找王欣紅，她在家嗎？」

一個中年婦人，笑著回答：

「在，在，你是……那……我想起來了鄭先生……請進請進。」文新覺得很奇怪，上次來欣紅的媽媽大罵他一頓，這下子怎會不認識他呢！

欣紅穿著睡衣從裏頭出來。顯然是生病的樣子

客廳只剩下他們兩個人。

「欣紅！我……好想念妳……」

「文新……以後，我們不要再見了，……六萬塊錢下星期還你……」欣紅沒什麼精神的說道。

「什麼？……」

「我準備訂婚，對象是個死了妻子的中年人。

「爲什麼？……這太……」

「不爲什麼，就算我們沒緣份」欣紅輕描淡寫的說道。………

頓了頓……「其實，是因爲這樣，家裏急著一筆錢，媽上次輪了四十萬，……說修店面是假的……本來想到處湊看看，但人家要得很急，……這陣子又有人在說親，……我媽媽急了就答應下來，……對方死了妻子才一年，沒有小孩，錢是有一些，……反正我無所謂，嫁就嫁嘛，……只是對不起你就是了……事前沒說好……」還是平平淡淡的講著。

文新無可奈何的告辭。邊走邊想著，大學生，與高中畢業生的想法是不一樣的，欣紅講那些話，與她在一齊的時候，全是兩樣，這一點，身爲一個計程車司機，一個高中畢業生，即使是第一流學校的畢業生，也是不可能了解的。沒錯，沒去唸大學是個不智的抉擇，好壞也重考個二、三年……至少今天欣紅的話也可以聽懂一點。

回到家裏，九歲的姪子還叫著：

「叔叔，哈嘍！哈嘍！鼠、牛、虎、兎、鴨……。」

對了！就是「鴨年」！鴨年才有這種事。說不定是「貓年」，媽的，反正就是不怎合規矩的就是了。

鴨年，鴨年。白過了一年。他想著。在欣紅身上的投資。

（全文完）。

體諒和接納

六年的醫學生生涯就在三週的精神科實習中悄悄結束，幾週下來，許許多多想法閃過腦際，將之寫下來與諸位分享：

「醫師，我覺得好孤獨、好寂寞，心裏好想和別人來往，可是卻沒有人肯和我做朋友；我好喜歡有個知心的朋友能聊天，可是卻找不到！我該怎麼辦？」

「他們好壞哦！處處要算計我、陷害我、排擠我，我不喜歡這些傢伙！……哈哈！我是老君（太白金星）的大徒弟，我要施法術把這些孤羣狗黨消滅掉！」

社會進化之後，留下許多後遺症，無法適應是其中最嚴重而且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現代人類的能力，可以使得太空人登上月球，可是人類卻發生自己無法與他人交通的問題。對於這種矛盾的現象，大多數人仍可以由經驗中獲得應對的方法，不過還是有少數人（？）無法適應。

精神病患的話固然有時會令人覺得莫名奇妙，不過有時卻也是純眞得十分可愛，或許是他們的防衛機構沒有正常人那麼強烈吧；稍微好轉的病患可就不那麼老實了。奇怪不？

病人們可以很容易地將醫師指認出來，即使我們不穿制服亦然，大概是因爲我們正缺乏他們會具有的某一種 Dimension 的緣故吧！一個精神科醫師即使再怎麼老練也無法眞正打入病者的領域中，充其量只是在旁盡力協助而已，能被患者接受的醫師算是最高竿的了。

在病人之中也有他們的領導者，說也奇怪，不只是他們自認如此而已，也有病人承認他們的地位的；每天的早晨便是由他們來領導早操，倒也蠻有派頭的呢！病者們彼此之間也會互相照顧、交談，甚至串門子，在這兒他們擁有許多朋友，出了這兒卻不一定如此，難怪有人寧願留在這兒——當然並非人人皆如此。當醫師的必需十分小心，稍不留心，一點猶疑的眼光便會使一個原已有進展的病者產生誤會、病情停滯不進甚至惡化。當個好的精神科醫師眞難！當精神科 Clerk 更難！一天之中必須處於兩種截然不同的環境，面對兩種不同事物，難矣哉！

「先生，到那裏？」「市療！」「什麼？」「市立療養院！」「……，對不起！我不載，你請下車吧！」身爲一個精神病患對遭到外界不平的待遇，想必是早有體認了；不過，對一個在精神科實習的 Clerk 言之，我是到了搭車被拒之後，才親身體會出這種感覺來。這年頭能設身處地爲人着想的人們變得愈來愈少了。其實，人人果眞能如此，許多問題根本不會發生的。社會的人們愈是用有色眼光來看他們，他們的病就愈是難治；反之，則許多人根本可以不必住院的。

「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這種感受恐怕不一定人人皆有經驗。因爲患了腦溢血而無法言語、無法行動的人，心中的孤獨和憤怒是可想而知的；好比是一位傘兵空降敵國，不幸摔斷了腿，想自救卻又不知該如何，想求救卻又不懂該國的語言。那種痛苦是無法描述的。如今，有多少人們正是處於如此的境界中，徬徨無依而需要人們伸出友善的一臂，我們能視而不見嗎？

當醫生的人不必在嚐過每一種疾病的苦痛之後，才能了解病人的感受，若能以體諒的心情來做一切事情，想必許多紛爭是可以免去的。最受歡迎的人往往不是巧言善辯的人；而是那最願意接納他人的人，醫生也是如此。有不少人努力朝著「醫生神化」的路子走去，其實，醫師無法也不必做到神的地步；說眞的，能做好一個人已經是相當得努力的事情了！我們又何能奢求太多呢？

人人需要被了解、被接納，可是不少人卻遭到拒絕，甚至拒絕別人；六年來，我們又何嘗不會犯過類似的錯誤呢？

」。而那次我寶貴的自尊和自傲，在連集合場上竟蒙受塵土的侮辱。那個跋扈的班長，突擊檢查全排士兵的腰帶，在他苛刻的挑剔之下。我和幾個弟兄當場成爲他逞快之標的。在衆目睽睽裏，我們非戰鬥需要也，以我所最憎恨的姿勢，繞隊伍匍匐一圈。

整個夜晚，我的盛怒幾乎焚毀我的前程，手上那柄刺刀，在我理智的極度控制下，才歸了鞘。

下部隊後，我順利地幹了兩年又兩個月的班長，而且階級高他一等。每次輪到我接值星，在連集合場上整理隊伍，我常再度被此事所挫痛，直到我退伍，我不會處罰過一個戰士。

N

橋下，放牧著一些懶散的牛羣，我走近時，牠們身上鮮明的烙印，在陽光下觸目驚心地侵入了我的思維。吾們也正背負着一個姓名，吾們何妨珍愛地勤加拭亮，若一枚金幣。

我走了很遠，才想起我多銹的名字。

O

我嗜愛激烈的事物，乃至於小小痛苦的愛情。我慣於在極度失望和焦灼之中，尋找一個熟暱的名字，一張思渴的臉孔，直到我們又匆匆驚遇。

坐在HL家的客廳，那是十分戲劇化的年初二下午，我們曾在縱貫公路上逆向交錯，然後經過了兩個多鐘點的虛耗和煎熬，我們才在座標上重新修正了那錯誤的軌跡。

而幾乎是不可思議的，我再度睹見「棲霞軒」的橫幅，端正倚放在她臥室深處。緋紅吊燈的映照下，詩人羊令野的揮毫，彷彿雲蒸霞蔚，飄忽而

常可恨地被巨幅廣告裏，那些誇大的胴體，不堪入目的字句所戕害。而對面是YMA的建築，誰能擔保那些純潔的心靈，不會怦然心動。乃記得過去在南部看電影，常有銀幕縮小，萬籟俱寂的偶發事件。那種亢奮過後，所留下反覆拷貝的殘像，總是永不磨滅地作祟。

我想沒有一件事比污穢了一扇明淨的「窗子」，更令人懊惱。

吳興街素描之一——家園苗圃

‧玉瑾‧

如果不是公車聯營攪亂了一切，從一路站牌轉進吳興街，二十步就會看到家園苗圃。

這是個奇怪的地方，原來只是個小苗圃，有心的人蓋了替臺北市保存一點生意，也為自己的生活尋個着落，雖可能和每一個臺北市民發生關係，却也不過一個苗圃。外表看去一片青綠，固然生意盎然，也不能青過數丈方圓，蒔花種草，固雅事也，然而信美而非吾土，與吳興街人何干？就別提過路人了。但忽然之間，好像也才數天沒打這兒走過，便與你發生了來往。

很親密的關係，而且是竹子的，一片竹子搭成的涼棚，地上舖著碎石塊，有個朋友一到這兒便脫下了鞋子，走來走去，說是叫他想起小時爬碎石山——其實只是工地堆邊起來的碎石子罷了——的經驗，也沒受到抗議。

而且是竹子的，走進，運氣好的話，看到一個女孩坐在角落讀書，也許看報，那樣子是不大想起來招攬生意，好像這裡不是賣冰，是任人休息的地方。反是客人自己覺得不好意思，走過去問有些什麼冰，她才大夢初醒，先給你一個微笑，也未必有什麼意思，看在眼裡却像是道歉、對不起，我不是有意，只是一時入神；對不起，不是故意疏忽你。」客人看了心裡好笑，不自覺的愉快，問了種類，逕去桌邊等候去了。

而且是竹子的，一個竹子搭成的涼棚。九點開門，十點還車聲不繁，坐在竹棚裡，兩邊花樹稀疏，遮住了。對面一排水泥建築。好幻想的人，從一曲男歡女愛裡回來，大概會以為自己身在幾百年前的中國，江南，木條撐起的紙窗，下臨一小河，木桌上該有一壺酒，兩盤切滷，一個獨臂大漢左肩扛刀，高歌而來。酒棚裡，陰山四醜——想來這一代的許多人都看過獨臂刀吧——箭在弦，劍出鞘，準備好了「此山我開，此樹我栽，要從此過，留下路財」的切口等待他。起碼起碼，他總會奇怪這個女孩怎會穿起牛仔褲來。

但也不過一個竹棚罷了，而且只賣紅豆和草莓，開始的時候，不好冰淇淋的人簡直拿這女孩沒辦法，誰叫她笑得那麼可愛呢。好吧，顧客至上，於是就有了刨冰，甚至木瓜牛奶。這時是根喧鬧甚於冰淇淋的人不高興了。輕音樂是一回事，每進一個人就一陣刨冰機聲，一陣莫汗機聲，怎麼了！狠心收拾起未完成的文稿、手錶、烟盒、筆、火柴——才發現桌上堆這麼多東西，趿上拖鞋走了。走前，沒忘了在烟灰缸下塞一張紅的，他老是以為在這地方談錢，即使只是親手遞錢給她，也是汚辱了主人。

好吧，他很生氣，以前是多麼幽靜。但過不了兩天，就算是訓練泰山崩而不變，天氣太熱，他的心情也不太好，他又走上了原來的路，心中還不免惴惴，竹棚還是竹棚，碎石子大概不至於搬走，就怕那女孩心情不好，笑不出來。所好的從沒失望過。於是他又問了東西；東西多了，要的却還是紅豆，還不忘問一句紅豆怎麼能弄的這麼好吃。他又開始爬山了，盛夏一剎那便在外頭。感謝主，他又可以趕他的北醫人報邀稿，唸他的有機了，怪的是只隔一個棚子。

其實女孩才高中模樣，大概唸的夜間部，鴨屁股淸淸楚楚的，朋友說她的笑，叫人「離開的時候想不起她的臉孔」。一早便去，一個早上見她不是看報，就是看書，偶而拿了水龍頭四處澆花，還不忘在你身週灑一些。低著頭，像是很欣賞這件工作，連水噴到你身上都還不知道，叫人笑不出來。看見那澆水的背影，叫人慶幸自己這麼早便發現這地方，看過那種笑，而且起碼能再看個一段日子；也慶幸自己在她被冠上諸如「紅豆西施」的綽號以前來到。當然有時不免想，這女孩，笑成這種天眞無邪，也未必是時時快活，只是這思想對一個純冰客而言，已經是太大的逾越了。

只不過一個竹棚罷了，從校門左轉，十分鐘就到了。匣劍帷燈，却沒有幾個北醫人知道這地方，奇怪，我却深深慶幸著。

加速發展北醫　建設北醫

本院的學生人數一年比一年多了。這除了證明本院的普受社會重視之外，也相對地指出社會對醫學的倚賴之深。

在今年暑假的大學聯招，本院又增加一系——護理系，這將使本院在醫、牙、藥、護、技五方面，齊頭並進，為社會做有各式的英才以應分工日漸細密的醫療之需，以顯示本院教育方針的兼容並蓄，無所不包，由通才、達才而專才。

在這種艱鉅的教育後代的擔子上，我們的校園之種種仍然是多年以前的樣式，比如說，教室仍然是那幾間，實驗室也沒有多大變動和整修，網球場仍是那一個收費的小豆腐乾式的場地，排球場和籃球場更不用說了，圖書館早也已經不敷使用了，學生餐廳多年來一直未見改善，只是頻換經營者而已。凡此種種都是不爭的事實。

我們的活動使用空間（此地的活動泛指上課、實驗、課外活動）沒有增多的跡象，學生和老師却一直增多，如果我們不趕緊注意加速建設北醫的話，我們如此衆多的可愛可敬復可憐的下一代要到那裏去承受現代醫學教育的薰陶呢？又如何能在畢業之前向醫學殿堂大步邁進呢？

凡是上過課的老師，不論他上的是冷門課還是熱門課，也不論他是冷天上還是熱天上，都會發現如果拿起點名簿來課堂的話，學生人數有如人山人海，幾乎擠不下現有容教室（二班合上的更不在話下了）。如果那個班級全班駕臨北醫的話，那管是國文、英文、分析、有機、國父思想、牙概、內科、外科、藥化、生藥、生化、生理、國際現勢，幾乎都可以座無虛席，可是，為什麼這種熱烈的場面却經常無法出現呢？為什麼要到了期末大考，校園才會人潮洶湧呢？這是不是暗示北醫的建設有待加速發展了，我們已經在社會上掙得如日中天的名氣，接下來的應該是如何地供給我們的子弟兵一個良好的環境以便學有所成。否則子弟兵如何成才成器呢？

我們自民國四十九年起連續地擴建校舍，由於各方面的配合努力與學生協助，學校建設和教育成果已獲得顯著的發展，北醫在社會上的地位也已獲得顯著的好評，但面對日漸增多的本院學生人數和社會對我們倚賴之際，期望之重的艱鉅任務，與教育制度與方式改變的趨勢，我們必作更大的努力，使校舍更迅速擴充的發展，這才對得起社會，也才對得起醫學救人的本意。

整建學生宿舍是一個起步，如何再加速建設北醫發展北醫將是我們目前最重要的課題。

北医人語

追述往事——敬悼陳俊隆同學

鼎昌

四月十九日（星期二）早上從醫院實習完後，在藍與黑吃飯，信手把中國時報翻一翻看，在第三版有蘇澳港發生翻船事件，死傷慘重，當時在心中就覺得有點不大對勁，然後又看到照片。照片寫著被救起的臺北醫學院五年級同學，很快的聯想到另一個同學。在失蹤名單中有北醫陳俊隆同學。使我嚇了一跳，我起初懷疑我的眼睛看錯，但是定睛一看，明明是寫著「北醫陳俊隆」，宛如晴天霹靂的噩耗，驚得我心膽俱落。驚定，悲從中來，不禁流下了傷心的眼淚。

整夜輾轉翻身不能成眠，但卻也不敢再追問更詳細的經過；只是默泣；希望還不是事實，心中暗中禱告，請求上蒼保佑，能賜給他生還機會。

四月二十一日陳俊隆同學的遺體被找到，不願見其為事實的壞消息，現已被證實了。由於陳同學高超人格的感召，使我跟班上同學很快到殯儀館去迎靈。到他的靈前，瞻仰遺容，敬表我的哀悼。陳同學的遺體完整，無外傷，面容安祥如睡，是這次翻船事件中難得的，也是同學們感到欣慰的。

憶舊往事，記得四月九日晚上，本想請他到羅斯福路稻草人餐廳看陳達表演民俗歌曲，由於當晚觀衆太多，而無法暢所欲言，因此做罷。由他建議到中正橋下公園，一來欣賞河上風光美好景色，二來敍一敍最近感想，對於將來如何，談潤論，攜手共進，為社會造福。當時他述說了一些感慨的往事。他常把他的生命歷程做一個比喻：「他好像是一根火柴棒，有一次火柴棒放在茶杯邊緣，很不小心被一個小孩弄翻掉入杯中，現在必須先撿起弄濕的火柴棒，把它晒乾之後，才能再用來點火。」這樣的過程正是他的觀點，他也會說：「我們應該先學爬，然後再學走，這樣才可以坐輪船，乘飛機。」「任何一件事情的完美，必先有一段艱苦辛酸的過程。」言猶在耳，火柴棒晒乾未來，及點火卻遽爾以逝，眞令人痛心疾首，撫心搥胸。陳俊隆同學一向持身嚴謹，待人寬厚，所以認識他的人，莫不對他的熱忱，誠摰留下深刻的印象。由於他具有高度的服務熱忱和無比寬大的胸懷，而出來擔任總幹事。由於有著開朗，前進的思想。更有著不斷向前邁進的精神，使學生活動中心每一項活動都有著特殊風格，和脫俗的感覺，也眞正的把校訓「誠樸」精神，蘊育在每一項活動中。在他的心目中，名利猶如天上浮雲，不値得去追尋，更不値得留念，他所追求的是眞理和價値，他永恒的眞理乃是為人羣服務，也因此從他的服務於人羣中，現出他生命的眞諦。也正因此，年代被選為優秀青年，表現出他是實至名歸，名不虛傳。

那天晚上和他有高談，有潤論，有歡笑，也有感慨。但他很健談、樂觀，叫我如何相信，我現在寫悼念文章。像一顆光輝的大星倏然隕落，現在他已離我們而去了。然而他對學校各種活動的貢獻將永遠留在人間。他的完整人格，做事精神，和待人態度，正如一朵永不凋謝的花，綻開在我們同學的心園裡，含英吐艷，流露芬芳。在此，我把胡適之的一篇詩，做為我對他永遠的懷念：

「薄雲又來了，明日也跟著雲來了，可是去年的旅伴卻不見了。」

感於學生團體的「鞭子」之爭

浪子

上期北醫人報社論——「學生團體的鞭子」發表之後，引起某些人士在校園的角落傳出陣陣不滿之聲，原本我們對這件事是無過問之權，因為一方代表著是報社主筆團，它所代表的是全體社員的言論，另一方則是未來活動中心的主事者，它有著自己的立場，亦是無法抹滅的，但我們希望由我們第三者的立場，來表達我們選民的心聲。

沒有錯，本屆活動中心候選人如果誠如社論所言「不熱心於選舉」是有失公平的，因為他們的長期籌備以及選舉時的勞累奔波，尤其是低年級同學應該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有一點此次的選舉選民們祗有聽到抱負的權利，却失去了表達意願的機會。記得那是去年活動中心總幹事競選，當時亦是一人競選，然而當時我們看到候選人將川堂裝置成臨時政見發表會，在那時我們不但聽了候選人的政見，更可提出自己的願望，當時在台下的羣衆，眞的就有如將自己已淪於學校的事務中，我們想這是「公開政見發表會」最大的功效。

次另外，令我們感到最遺憾的是此次不滿外聲中，耳聞某位活動中心高級人士說：某些政見事實上根本無法實現，講了豈不等於在選舉上披上一層虛偽的外表？我們認為祗要是選民，而候選人出意願的權利，而祗要是選民都有根據意願提出政見的義務。我們環顧一年來，活動鐵棚的興建，飲水器的購置，攜由東、西洋劍社及土風舞社的社員在選舉前所提出的意願，我們之所以提出此例，乃是說明即使選民的意願或候選人的政見，如何困難完成，是必須試著去做，不能因為政見無法實現就不提出政見，最起碼的要求可以學校與同學的意見溝通，亦就是要去「實現政見」但不一定要求「政見實現」，因為活動中心事實上就如大多數同學所知，無論是經費或權力都是極其有限的。

最後，我們殷望下屆活動中心，既然選舉已過，就不必因此而動怒氣餒，北醫人報也許是善盡其諍言之責，誠如呂總幹事所說：「我們會拿出成果給大家看！」成果就是最大的明證！更何況在當選後的今天，如果再擬一次政見，廣徵民意，為時不晚，而且更會贏得多數的選民！

側面燈

養篤厚之風‧袪浮飾之氣

總編先生：

頃閱貴報九十二期（五月十六日）社論「學生團體的鞭子」一文，內中所述頗有不敢苟同之處，爰提出以就教於識者。

文中以「不熱心於選舉活動，未提出相當政見承諾」非難此次活動中心與醫科學生會之候（當）選人。

固然，以一人競選，缺乏相當的吸引力乃是必然的現象。至於各候選人的政見得體與否，此點本人在此實不敢妄事臧否。但所以為亟亟不當的是：該文認為校園選舉中，最可貴的乃是「選舉活動」，至於一旦當選後所著手推行的各項計劃，無寧成為次要的，這便是本末倒置的看法了。當然，一人競選之下，同學的反應難免失於冷清，但就各出馬的同學而言，最重要的是他們的服務熱忱，與負責能幹的作為。如果所有同學皆視競選活動為精彩的當頭好戲，倒不如建議去看辯論賽。因為各候選人方面或因勇於任事而拙於口才；或因實事求是而不願放言高論。較諸辯論比賽參加諸君皆滔滔之士，針鋒相對的過癮鏡頭層出不窮來看，當然未免遜色多多。

至於所謂的校園競選與一般的政治選舉，更是絕對有所不同。民主的講求，固同為兩者的根本要件。然而放眼現今的地方自治選舉，憑多競相以譁衆取寵，濫開空頭支票為能事的候選人。校園選舉最忌諱，最該摒棄的就是此種政治污染。此次各候選人提出的熱心、幹勁，實已是他們最明白的政見與最大的政治號召。我們所期於各候（當）選人的，不是他們堂皇空泛的競選表演，更不是他們海市蜃樓的條陳大端。而是各人能否一本競選時的服務熱忱，脚踏實地，在未來一年中表現出些許成果呈現，這才是最後評定他們是非功過的依據。至於當初競選時的政見條數若干，與海報美麗與否，則終將在茶後飯飽之餘，灰飛消散！

讀者：魏成言上
五月十八日

大學圖書公司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十六號
電話：3215535
郵撥：13668號

華西書局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302號
電話：3211208，彭小姐
郵撥：18835號

大專書城
臺北市中華路一段152號十樓
電話：3612660
郵撥：104329號

Korting	Differential Diagnosis in Dermatoloyy 1976 (彩色銅版紙)	net 1,300.00
Teplick	Roentgenologic Diagnosis 2vols. (銅版紙)	net 1,000.00
Brown	Basic Clinical Parasitology 1975 4th.	net 140.00
Watt	Designing Complete Dentures 1976	net 120.00
Page	Human Reproduction 1976	net 140.00
Simmons	Technical Hematology 1976	net 140.00
Merck	Merck Index of Chemistry & Drugss 1976	(普及) 300.00 (字孔) 320.00
Mayo	Clinical Examination in Neurology	net 100.00
Lieberman	Clinical Pediatric Nephrology 1976	net 180.00
Reed	Basic Structure of the Head & Neck 1976	net 180.00
Halsted	Laboratory in Clinical Medicine 1976	net 260.00
Warwick	Gray's Anatomy 35th.	net 600.00
Meschan	An Atlas of Anatomy Basic to Radiology 1976	net 900.00
Taler	Pharmacology1977 (彩色挿頁精裝)	net 200.00

神經解剖學	邱忠正譯	特價 50.00
藥化題解精華	曾木全編著	特價180.00
最新醫檢師檢覈考試大全	蔡樹編著	特價150.00
護理執照考試精華	鄭美玲譯	特價160.00
胃腸科重點測驗總複習	林泰堂譯著	特價 80.00
小兒科總複習	林陽春譯著	特價 90.00

歡迎惠顧，團體購買另有優待，目錄備索